左傳經世鈔

寧都魏　禧冰叔評點
夏邑彭家屏樂君參訂

楚商臣弑成王

初。楚子將以商臣爲大子。訪諸令尹子上。[杜]鬭勃。○人之訪問非有虛心決疑而姑以問人實自斷於志者此類是也○禮云既斷於志復以問人者冀人言之有合於巳也及其不合則自行矣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杜]謂巳立為大子而又黜之○一語料定楚國之舉。恆在少者。立少非正然在楚論楚則子上之言為老成持重之見矣且是人也。蠭目而豺聲。忍人也。此與宋文帝袁后之識逆

勁同

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杜】商臣庶弟而黜大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此何事也而使商臣聞之乎告其師潘崇曰凡為太子置師友必擇端方貞誠德望夙著者後世徒選文學之士亦多致敗況使智術變詐之人與居乎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杜】成王妹嫁于江史記以為成王妾○此與公孫痤之走吳起術異而用意之陰險則同令人無摸索處從之。江芊怒曰。此何事也而使江芊知之乎宋文帝告潘淑妃獨不見此邪呼。【杜】發聲也役夫。【杜】賤者稱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穆文熙曰婦人容易見其本性故一激輒露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杜】事職也曰。不能。能行乎。先設為二端以探之數人弑父煞難開口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杜】謂弑君○惡逆至此逢君之罪莫

有大於崇者郤仍文以嘉名亦見開口不得處

曰能、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東宮藏甲最為不空如承乾作逆弊皆由此

王請、食、熊、蹯、而、死、[林]熊掌難熟冀久將有外救

弗聽。商臣潘崇不聽成王食熊蹯而鍾會姜維乃聽郤逮給使令食飲何哉

丁未、王縊。諡

之曰靈。既弒君父猶汲汲於加惡諡魏鶴山先生所謂弒逆之人只因見君父有不是處也

不、瞑。

曰成乃瞑。[林]言其忍甚未斂而加惡諡○身被弒死而猶嫌惡諡真可謂好虛名矣又何怪乎李東陽之頻死而求文正也○魏禧曰秘史載司馬溫公作通鑑至唐太宗忽有衣黃袍者見於前曰先生幸善書公起持筆跪而言曰陛下穢德多矣臣頭可取筆不可奪遂不見觀此則或有然者也

穆王立、以

其為大子之室與潘崇。使為大師。且掌環列之尹。[杜]宮衛之官○潘崇令終不及成濟張衛之禍無天道矣

胡安國曰嫡妾必正而楚子多愛立子必長而楚國之舉常在少者黜兄立弟謀及江芊宜其敗也

魏禧曰按楚成在位四十餘年未嘗有大過舉其不殺晉文及使子玉去宋等語頗有人君之度而遽遭祿山朱溫之禍何哉蓋廢立不定必生大亂古今一轍故雖以宋文帝之恭儉隋文帝之厲精而不免於子禍也商臣惡同楊廣濬崇奸過楊素不必論矣楚成欲黜不黜犯周史譁誅之戒又使商臣得聞江芊得知蹈大易機事不密之殃宫甲之變雖曰天數豈

彭士望云成王顧命陳兵召大臣鄭世榜

非人事哉余嘗謂隋文于禍内成於獨孤氏外成於楊素其失甚明每讀史至召勇一節獨恨文帝之當忍而不忍柳述元巖之疎而無謀也當廣逼陳夫人時帝將廢廣立勇止呼述巖而不及素益明知素為廣之私人而疑之矣不然素固當時第一重臣朝廷他事無所不謀而此廢立大故乃不與聞哉禮云前之廢勇立廣素為謀主矣今欲廢廣則疑素不待辨也此時述巖當為帝謀一面召廣至榻使陳夫人質正其事禮云面正又足明陳夫人之譏否妙妙一面召素詰宮數其廢勇立廣之罪片刻竝誅然後審

謀不可不知

擇所立則大事定矣當時君臣咸知素為廣之妖黨而帝漫然曰召我兒述巖泰然出閣為教書致素得聞之以成其謀身囚主弒豈不哀哉夫利害之際間不容髮韓魏公出空頭敕貶任守忠雖歐陽文忠共事而不知撤簾之舉雖富鄭公共事而不知葢誠有所不得已於此也從來廢所已立苟非漢東海唐淮陽之賢其勢多出於弒逆而必有為之謀主者熊蹯之禍出於潘崇雀鷇之變成於田不禮欲廢廣而不備素豈有濟哉宋呂端以笏書大漸字令親密吏趣

彭士望云非太平時雖鎖閣猶有患

犬子而鎖王繼恩於閣所謂能斷大事者矣或謂逯殺廣素疑於犬忍如胡寅所謂廢廣出外熟議所立素不從則請降詔旨以軍法從事不更仁至義盡乎曰廣當君父危篤而逼其寵姬必有餘罪素害一犬子一王專權亂法殺之豈為過季叉以一言而誅叔牙國家大事未可以儒生姑息之見參也使如胡氏之說從容會議則廣素之謀合而反噬之勢成矣金人云待汝議論成時我已過河真可為儒者一大鍼砭也

孔尚典曰按前年商臣譖殺子上今年弒王舉朝皆其黨所以圍宮而無一人救也楚成有賢臣不能用而反殺之其見弒不亦宜哉

彭家屏曰商臣蠭目豺聲而弒父越椒熊狀豺聲而叛君後世如王敦劉劭均有異狀人性皆善而惡人之生其貌便殊造物賦形之故有不可解者○賈大傅曰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早教諭與選左右習與正人居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此真立國之

本萬世不易之論潘崇奸謀小人楚成使爲大子之傅其生亂也宜哉

狼瞫死彭衙

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二月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人名御戎狐鞫居杜續簡伯爲右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地今陝西白水縣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戰于殽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爲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爲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此時人輕死如此可笑瞫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爲難杜欲其殺先軫瞫曰

瞫非元帥故其死賢于軫

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杜〕明堂祖廟也所以策功序德故不義之士不得升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杜〕共用死國用精義之言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杜〕屬已兵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

魏禧曰先軫死而狄敗狼瞫死而秦敗故古之爲師必有死士也始戰而有致死之人則敵人出其不意

必驚而怯吾之軍必有恃而勇矣

孔尚典曰狼瞫以不用而欲死先軫以無故而黜勇士皆為過矣然人所以竭力死報不內於感恩過厚即由於抑激思奮使狼瞫不黜右當未必能以死陷陣也

先維屏曰此文以半翻獨勝

躋僖公

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杜】禘也躋僖公逆祀也【杜】僖是閔兄然嘗爲臣位應在下今居閔上故曰逆祀於是夏父弗忌爲宗伯【杜】宗伯掌宗廟昭穆之禮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杜】新鬼僖公既爲兄死時年又長故鬼閔公死時年少弗忌明言其所見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爲失禮禮無不順接禮字下發議論章法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杜】臣繼君猶子繼父【林】祭於宗廟不以子先父食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杜】帝乙微子父厲王鄭桓公父

二國不以帝乙屬王不肖而猶尊尚之○邵寶曰宋王者之後其祖帝乙禮也鄭諸侯而祖天子謂有功也有功而廢禮可乎魯之郊褅非禮也鄭祖亦云

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杜】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使在下位

廢六關【杜】塞關陽關之屬凡六關所以禁絶末遊而廢之

妾織蒲【杜】家人販席言其與民爭利

三不仁也作虛器【杜】謂居蔡山節藻梲也○無益之器故曰虛

縱逆祀祀爰居【杜】海鳥曰爰居止于魯東門外文仲以為神命國人祀之

三不知也○兩引詩之後即接仲尼曰而下以六事竝說以不仁不知雙結全無賓主章法最奇且上記夏父之

論此突出臧文仲
不仁不知尤妙

魏禧曰宗伯主躋僖之議而夫子以罪文仲故知爲相極難凡人之功罪皆身與焉○此理明而猶有以興獻入太廟加武宗之上者何與○按僖公之事見於春秋者功不勝其過敗邾于偃是棄盟也禘大廟致夫人以哀姜則淫亂正以成風則妾亂嫡也及夫人會齊侯于陽穀季姬及鄫子遇于防是敗男女之防也言損威則淮之會見執於齊升陘之戰胄懸魚門矣言勞民則非時新作南門矣言棄華即夸則以

楚師伐齊取穀會楚子圍宋盟宋矣過寵季友剌公子買則失君即位以來不朝周出居之禍不勤王室周公之聘使公子遂兼二事以報則失臣而泌宮泮水駉諸篇以浮誇溢美之辭聖人不刪而竟登於頌何歟夫子謂言偃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魯而有頌於郊禘何譏焉夫僭竊之事虛誕之辭皆春秋所惡而於詩獨否亦豈存其事以示譏如春秋所書郊禘之義耶

秦伯用喪敗之將可謂奇矣孟明乃變治兵為脩政趙衰乃變迎敵為避敵三人皆是第一賢人第一能人

孟明增德而成子決斷辟秦子衰改行而宣子知其

秦伯三用孟明

秦伯猶用孟明。○章○法 余嘗論古人文字之簡若在字句古奧費解處求之則簡非難事矣全在平常明白語簡得來方見筆力因舉左傳此句論之只在猶用二字將孟明前此為三敗之將秦伯用此三敗之將他人不能用而秦伯獨能用不知者怪異知者驚服此五種情事和盤托出又一毫不費解注乃真簡真筆力也尤妙突然用作起句妙絶

孟明增脩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避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脩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

三年夏。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杜俱晉地○王官今陝西澄城縣 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杜茅津在河東大陽縣西

甚陳故曰備德者威敵之本也

封埋殽也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杜]周徧也不偏以一惡棄其善與人之一也[杜]無二心孟明之臣也其不解懈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杜]公孫枝舉孟明者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杜]詩國風言沼沚之蘩至薄猶采以共公侯以喻秦穆之不遺小善[林]方曰沼小曰沚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杜]詩大雅美仲山甫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杜]詩大雅美武王能遺其子孫善謀以安成子孫言子桑有舉善之謀

姜寶曰史記稱穆公作誓在今取王官封殽尸之後

益其覩見殺尸露骸暴骨之慘不勝悲痛封掩之而作誓言自是遂不復東征誓言終能踐矣若敗殺作誓而復有彭衙以後等役殘民不已不應自食其言至此

謝文洊曰穆公猶用孟明非全副識力全副度量不能在朋友猶難之況君臣乎後世人才偶遭蹉跌而陷重典或遂終身廢斥者誠不幸哉人之才誠有始愚終智者然其人要為有本領有骨力但輕浮之氣未除必經歷挫折而後力沈氣靜始可以就大事用

人者奈何一再詿誤而遂輕棄絕之使國家不收眞才之用人才抱枉抑之痛耶蘇軾初中程英宗即欲授知制誥相國韓琦曰軾之才遠大之器也他日當爲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進而用之然後進用則人人無異辭矣今驟用之則士未必以爲然適足以累之也乃授直史館試聞之曰韓公可謂愛人以德夫知制誥乃軾所優爲韓公猶且愼重恐爲軾累矧關係安危之事輒用未經假煉之人及其不效又不能推法外之意以

原之豈非草芥人才耶若韓公者不但愛人以德正為國家惜才又為國家造才者也

魏禧曰趙成子言必避秦王官之役晉人果不出矣然成子既言之後秦未取王官之先先且居乃會諸侯伐秦取汪而秦師既還晉人伐秦取邧敵來而謀避之敵未來而先伐之以挑其師敵去而再伐之以厚其怨於成子本謀不大乖乎曰此晉人拘宛春復曹衛退三舍之故智也秦未來而先伐之者所以豫為避秦之地秦既去而更伐之者所以文其避秦之

舉何以言之葢不出以避其銳所以守勝此謀已先定於胷中然恐諸侯輕之故乘其未發姑會諸侯薄伐以張其威是以取汪及彭衙而還也及後不出則若使秦之為報汪之役者曰我既再敗秦又率諸侯伐之吾姑不與較焉以謝之可也於是以避彊之心而為脩德之名此所以為晉人之讓也然則成子曰懼而增德不可當矣興師伐之不虞秦人遽出而發其憤乎曰出其不意而伐之及彭衙而遽還晉人固以知秦之不及出矣然則復伐秦圍邧何也曰亦所

謂薄伐以張威也晉既避秦秦人之憤已洩必不更出師以與晉角縱令出師非復昔日之鋭矣

彭家屛曰孟明欲報秦而重施於民卒有王官之捷晉悼欲抗楚而謀息其民卒成三駕之功師克在和人和者用兵之本也

甯嬴知陽處父之敗

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杜〕晉邑汲郡脩武縣甯嬴從之嬴逆旅大夫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書曰周書洪範沈漸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天爲剛德猶不干時〔杜〕寒暑相順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林〕言過其實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林〕離罹也人者不可附不知是以去之〔杜〕爲六年晉殺處父傳

彭家屏曰書之稱舜曰溫恭允塞言其和粹形於外而誠實積於中也又詩之稱申伯曰柔嘉稱衛

文曰塞淵可知聖賢之所尚其旨同矣反是而剛以自張華而鮮實本之不修末將焉救怙氣者召殃清言者貫亂覆轍相踵如出一途卓哉甯子之言誠千古龜鑑也

晉人立靈公

晉襄公卒。郭登曰桓文既沒齊孝不能纂桓公之烈致宋楚交爭而晉襄能繼文公之業戰殽以却秦敗箕以翦狄伐許以離楚一年之內三強悉退亦可謂有霸者之畧焉靈公少。[林]襄公之子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林]立少君恐有難趙孟[杜]趙盾曰。立公子雍。[杜]文公子襄公庶弟杜祁之子。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為難故。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抒矣。賈季[林]狐射姑曰。不如立公子樂。[杜]文公子辰嬴。[杜]懷嬴嬖於二君。何談如此等語廉恥喪盡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且

文公諸子俱適他國不知何故豈不害革公子之禁猶未除耶

爲二嬖淫也爲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林]仕於陳之小國辟也母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祁以君故讓偪姞而上之[杜]偪姞姞姓之女生襄公爲世子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爲亞卿焉秦大而近足以爲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如必立長則莫過公子雍矣使先蔑士伯士會隨季如秦逆公子雍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是何擧動此人可殺趙孟使殺諸郫殺之亦過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杜]本中軍帥易以爲佐而知其無援於晉也[杜]少族多怨九月賈季使續鞫居[杜]狐氏之族殺陽

處父。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十一月。丙寅。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宣子使臾駢送其帑。奴[杜]宣子以賈季中軍之佐同官故○孔尚典曰賈季奔狄宣子不送其帑彼將懷怨而蠢狄人以亂晉故荀林父於士伯雖曰同寮之誼亦以本國大夫知本國虛實不市恩以感其心是自樹敵於鄰國也賢君於去國之臣必先於其所往三年而後收田里此待臣之禮而即安國睦鄰之至計矣○禧按漢之李陵以處置過甚成莫反之勢此論最有關係經國者不可不知也

夷之蒐。[杜]夷晉地在今年 賈季戮臾駢。[林]戮誅也刑罰皆是 凡臾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臾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林]敵猶對也若在後世子孫則為非對 夫子趙盾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介人

親扞以防臾氏之人寇萊公于丁謂過而使家人縱博意同

之寵。非勇也。損怨益仇。非知也。杜殺季家欲以除怨宣子將復怨已是益仇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送致諸竟。七年秦康公送公子雍於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杜襄公夫人靈公母日抱大子以啼於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穆嬴大有作畧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

嬴且畏偪【林】畏國人以大義來偪已 乃背先蔑而立靈公【即大子夷皐】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軍【杜】箕鄭將上軍今居守故佐獨行 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爲右【杜】先蔑士會逆公子雍前還晉晉人始以逆雍出軍卒然變計立靈公故車右戎御猶在職 及堇陰【杜】晉地 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旣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杜】蓐食早食於寢處也【林】潛師銜枚使之無聲夜起掩秦之不備 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若胡反】首【杜】從刳首去也令狐在河東當與刳首相接○令狐今山

西猗氏縣

已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大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

此識大體知時變之言然林父何以不告於議迎之日且不以告宣子而私告蔑林父為不忠矣○林父是有見識無力量人邲之敗於此可以想見

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

禍及也

攝卿以往可也

先蔑晉卿言但使大夫攝卿以往亦可

何必子同官為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

孔之達曰林父之言最為有見凡受人之託既度我可以託此事又必度託我者果能終託於我而後任之不然未有不中敗者陳平周勃不速斬樊噲恐帝後悔正是此意

弗聽為賦板之三章

杜板詩大雅其三章義取芻蕘之言猶不可忽況同寮乎傳二十八年林父將中行先蔑將左行故云同為寮宷

又弗聽

先蔑再弗聽只是貪迎立之功耳人無識而喜功名貪爵賞者往往如此士會

不見意當在是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為同寮故也。若淺薄之夫則必憤其言之不聽而快之矣安得有此厚道之子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杜先蔑也其人曰能亡人於國。杜言能與人俱亡於晉國不能見於此焉用之士季曰吾與之同罪。杜俱有迎公子雍之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林言同罪故同奔非慕先蔑之義而從之何以見先蔑為及歸遂不見。杜責先蔑為正卿而不匡諫且俱出奔惡有黨也〇呂祖謙云士會不以同患而親蔑可也至于絕迹不見則矯枉過直矣狄侵我西鄙公使告於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酆舒且讓之杜酆舒狄相責讓其伐魯問問勞也酆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

也。【杜】冬日可愛夏日可畏

魏禧曰立君得失此皆可鑒凡君殁主幼大臣易於爭權爭權必始於持異議況廢立未定尤禍本所伏當國者宜十分著意〇夫人太子在而外求君林父之言是已即國家多難當廢嫡立長未有不與君夫人定議而遽廢立者穆嬴義正情切宣子所以畏偪而反前舉也然前舉既誤靈公又不得不立而秦送雍至當何如嚴兵以待於竟則直言君夫人之故委曲以謝秦人公子雍而已矣始不謀之夫人而終以

詐擊秦師盾之失為已甚也○嘗考吳王休寢疾以子霬託丞相濮陽興及休卒吳人以蜀新亡欲得長君興與張布說朱太后立烏程侯皓后曰我寡婦人安知社稷之慮苟吳國宗廟有賴可矣皓遂立故曰未有不與君夫人定議而私廢立者也

邱維屏曰觀晉夸董之蒐及立君事則卿大夫各分黨矣此即三家分晉之漸也傳於私黨分爭時恰有臾駢送賈季帑荀伯送先蔑帑二事點綴之殊有生色

秦晉戰于河曲

秦爲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杜】晉邑○令狐之役晉最無人理故八年秦伐晉取武城晉猶不自省取少梁以報之秦復伐晉取北徵晉不敢報而今又伐晉取羈馬益秦之憤恨猲突也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杜】林父代先克郤缺將上軍【杜】代箕鄭臾駢佐之【杜】代林父欒盾徒本反將下軍【杜】欒枝子代先蔑胥甲佐之【杜】胥臣子代先都范無恤御戎【杜】代步招以從秦師于河曲【杜】在河東蒲坂縣南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杜】臾駢趙盾屬大夫新出佐上軍必實爲此謀將以

凡軍中有勁敵懿親寵臣最是敗事

戰謀未定以一穿而皆出不虞喪師辱國

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杜]側室支子穿趙夙庶孫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林]言若使輕兵暫往攻之而速退則激怒趙穿可得一戰秦伯以璧祈戰于河。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杜]上軍不動趙穿獨追之反，怒曰：裹糧坐甲，[林]坐甲戰士被甲不得復臥坐而待敵也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杜]司馬法曰逐奔不遠從綏不及逐奔不遠則難誘從綏不及則難陷然則古名退軍為綏秦晉志未能堅戰短兵未致爭而兩退故曰

河子然焚
邪夫言又
似是非謀
者宜何如

交綏 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憖也。杜 憖缺也。明日請相見也。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於此又悟為使之理國策知果料張孟談事皆可鑒 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穿出而皆戰穿呼而皆止宣子之師為秦無紀矣其不為荀林父之敗邲者幸耳

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晉邑 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杜 詹嘉晉大夫賜其瑕邑率衆守桃林以備秦○桃林即今潼關

金履祥曰。秦晉亟戰。而楚霸矣。晉主夏盟而君幼國偷。軍謀不一。其始見于河曲之戰。其甚見于邲之敗

陸粲曰傳稱隨武子之德甚盛然士會奔秦避罪而已軍旅之事辭勿與知可也遽以國情輸之而為籌畫焉此其所見視公山不狃尚遠不逮仁者固如是乎

謝文洊曰以士會之賢豈不及弗擾其意益欲求復於晉故稍示其謀於秦使晉知之懼而圖復然士會亦見晉同僚有人國尚可為故爾若晉卿皆如則奴心於秦矣可見執政愛材賢人雖散而復聚○禧按此論亦佳然士會教秦挑戰亦無大利害

鍾惺曰李斯諫逐客即此意

晉人復士會

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林]晉以前年士會為秦盡計故夏。六卿相見於諸浮。[林]晉地趙宣子曰。隨會在秦。[林]即士會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林]大臣當國用心如此當與復椒舉同看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杜]荀林父賈季能外事。[林]能任在外之事且由舊勳。[杜]有狐偃之舊勳郤成子曰。[林]即郤缺曰。賈季亂。且罪大。[杜]殺陽處父故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可犯。[林]不可犯以不義其知足使也。且無罪。[林]其奔秦以迎子雍之故非其罪也乃使魏壽餘。[杜]晉守魏大夫畢萬之後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執壽餘帑使夜逸。請自歸於秦。[林]壽餘請以私邑自歸降於秦

謝文洊曰士會將計

又曰士會前以激穿入聚要晉此又以辭要秦此一要尤巧明明說出不憚秦伯此輕只先學衍秦伯[illegible]

鍾惺曰無此一段不一

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於朝〔杜〕躡士會足欲使行○秦晉交兵時通信使豈遂不能傳意而須僞叛以履足耶○禮云當是先已通謀臨事更履足耳秦伯師于河西〔杜〕將取魏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杜〕欲與晉人在秦者共先告語魏有司使士會士會辭曰禮云溫嶠之辭王款入朝祖此其臨行數入涕泣與此語亦是異用同術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爲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言晉人無信恐不降而挾我以去若不從晉人之言則必爲所殺而魏不降則秦又將誅吾妻子此無補益於秦之事舊注未妥○此人做事極把穩此已見其一班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乃行繞朝〔杜〕秦大夫贈之以策〔杜〕馬檛也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

精神不波瀾

用也。示覺其情而已謀適不用是助談之詞觀贈策情況可見既濟魏人謀素報而反

還。[杜]喜得士會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為劉氏。[林]歸士會妻子於晉其處秦不歸者別為劉氏〇丘維屏曰傳此語為范氏無後於晉言

吳正名曰趙宣子患才為敵用何不隨賈同召而煩郤荀之異同乎曰意出亡而召當亦不易如士會之事已見故寧擇其尤賢者與

賴韋曰河曲之戰晉軍機皆為士會燭破故宣子之患獨在士會特將賈季陪說耳且賈季在狄難形未見而國有亂人惟恐去之不早此正所謂天去其疾

者豈得復召之耶吾故曰召亡即易宣子必不復歸

賈季矣

魏祥曰以艱深文淺陋不可窺也以淺陋文艱深尤

不可窺以虛作實不可料也以實作虛尤不可料故

藏庚南郡者宣言於衆曰此間便是作神奸於京師

者財貨充牣人問何以能爾曰一味至誠皆士會辭

行之意也

邾文公遷繹

邾文公卜遷于繹。邾今兗州府鄒縣繹在鄒縣東南二十五里繹山下史曰。邾太史掌龜者卜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文公之卒恰逢此時史言不利亦是知文公氣數當盡耳豈不遷則不死哉然此等以為知命亦須君子方識得若庸俗人則以為不信卜筮自取死矣

魏禧曰。達識明論。千古可師。○按文公即用鄫子于

社者何其縣絶如兩人也或謂此等人左氏以知命許之甚謬豈邾弱宋强令之而不能違抑其後有悔心而進德又或將死而言善耶君子録其晚蓋可也彭家屛曰天降下民作之君天之命君以爲民也君民一體未有民利而君不利者亦未有民不利而君獨利者也邾文不從卜史之言而決于遷繹可謂明達矣至命之短長數也龜筮亦以數之已成者告人耳豈關繹之遷與不遷哉

文公七年

穆伯卒

穆伯娶于莒曰戴己生文伯其娣聲己生惠叔〔杜〕穆伯公孫敖也文伯穀也惠叔難也戴己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己辭〔林〕以聲己當繼則爲襄仲聘焉〔林〕即公子遂敖之從父昆弟冬徐伐莒莒人來請盟〔杜〕見伐故結援穆伯如莒涖盟且爲仲逆及鄢陵〔杜〕莒邑登城見之美自爲娶之前乎此者有新臺後乎此者有壽邱臧爲納龜亦祖此世未有尤而不效者故君子慎作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曰臣聞之兵作於內爲亂於外爲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啓寇讎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使

仲舍之。【杜】舍不娶 公孫敖反之。雖反無及矣 復爲兄弟如初。從之。文公八年 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己氏焉。文十四年 穆伯之從己氏也魯人立文伯。穆伯生二子于莒而求復文伯以爲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林】襄仲使無朝于君穆伯急于復國故聽無朝之命既復國而不出終寢于家 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請立難也。穆伯有此賢子孫 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爲請。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請歸葬于魯 弗許。文十五年 齊人或爲孟氏謀。【杜】孟氏公孫敖家慶父爲長庶故或稱孟氏 曰魯爾親也。飾棺寘諸堂阜。

杜 堂阜齊魯竟上地 飾棺不殯示無所歸 魯必取之。從之。卞人 杜 魯卞邑大夫 以告

惠叔猶毀以爲請 杜 教卒則惠叔請之至今期年而猶未已毀過喪禮 立於朝以

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

喪爲孟氏且國故也 杜 爲惠叔毀請且國之公族故聽其歸殯而書之 葬視共

仲 杜 制如慶父皆以罪降 聲已不視帷堂而哭 杜 聲己惠叔母怨敖從莒女故不視 敎喪以帷自蔽於堂而哭

襄仲欲勿哭 杜 怨敖取其妻 惠伯曰喪親之終也

雖不能始善終可也 處骨肉親戚要道如是 史佚有言曰兄弟致

美救乏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毋絕其愛親之

道也子無失道何怨於人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他年

其二子來[杜]敖在莒所生孟獻子[杜]穀之子仲孫蔑愛之聞於國或譖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遠禮不如死一人門於句古侯反鼆莫幸反一人門於戾丘皆死[杜]句鼆戾丘魯邑有寇攻門二子禦之而死[林]蓋欲致死以明其無欲殺獻子之心○二子有至性人死之得所其狼脾之義乎○孔尚與曰獻子既不信讒即當取讒人誅責之呼二子慰諭之何為告季文子二子聞言自囚於獻子之門請罪可也何為輕生兩失之矣

胡安國曰公孫敖慶父之後行又醜矣出奔他國其卒與喪歸皆書於策許翰以為文伯惠叔二子之哀

誠無已也故魯人從其請國史記其事仲尼因而不革者以教著敎也易曰有子考无咎周公命蔡仲曰爾尚蓋前人之愆

魏禧曰以教奪妻之怨而惠伯猶勸其和可以知兄弟之情以教不悛之惡而魯猶歸其喪可以知父子之道

兵法

楚滅庸

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杜〕戎山夷也阜山西南境之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邱以侵訾枝〔杜〕大林陽邱訾枝皆楚邑庸人帥羣蠻以叛楚〔杜〕庸屬楚之小國○今鄖陽府竹山縣麇九倫反人率百濮聚於選〔杜〕選楚地百濮夷也○麇國名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杜〕備中國楚人謀徙於坂高〔杜〕楚以羣蠻共叛故謀徙於坂高之險地以避難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盧

邑名以往。振廩同食。【杜】往往伐庸也振發也同食上下無異饌也次于句澨。【杜】楚西界地使廬戢黎【杜】廬大夫侵庸。及庸方城。【杜】庸地上庸縣東有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楊窻。【杜】戢黎官屬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杜】還復句澨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杜】楚大夫潘尫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杜】蚡冒楚武王父陘隰地名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唯裨鯈魚人實逐之。【杜】裨鯈魚庸三邑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馹。會師於臨品。分為二隊。【杜】馹傳車也臨品地名隊部也兩道攻之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杜】子越鬬椒也子貝楚大夫石溪仞

入庸道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楚之黨益合羣蠻從楚子盟〔杜〕蠻見楚強故庸之黨益離遂滅庸。

○金履祥曰楚莊初年內有鬬克公子燮之亂外有庸麇之難而卒以霸禍患之有益于人國如此

穆文熙曰蔿賈之謀以弱為強師叔之謀以強為弱皆兵法也

彭士望云開齊商人之風又加一倍此齊田之俑也寫出疑情厚施籠絡機權

宋襄夫人殺昭公

宋公子鮑[杜]昭公庶弟文公也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故曰時者事之藉也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全是收拾人心之術公子鮑美而艷、襄夫人欲通之。[杜]鮑適祖母而不可。[杜]以禮自防閑乃助之施。襄夫人乃襄王之姊考叔帶之生至今幾七十年乃襄王之弟也則襄夫人之年老可知乃欲下通王之嫡孫奇哉豈昭公之黨造此謗耶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於是華元[杜]督曾孫爲右師。公孫友[林]目夷子爲左師。華耦爲司馬。鱗矔古亂反桓公孫[林]爲司徒。蕩意

諸爲司城。公子朝爲司寇。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蕩之子應代父為司城故辭請使意諸爲之。杜壽之子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杜禍及己棄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紓死焉。雖亡子。猶不亡族。杜己在故也○禧按此時豈無告老謝事之法而必須殺共于耶○陸粲曰愛其官而弗愛其子世衰道微士之懷寵而不知去就也乃至此乎○穆文熙曰公孫壽是舉疑于知難然使文公惡意諸之死而并逐其族以及其父則其難不尤遠哉人臣固隨分以明節可也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因田而殺亦猶范宣子使樂盈城著而逐之也司馬懿誅曹爽亦如是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於君祖母。以及國人。杜君祖母諸侯祖母之稱謂襄

夫人

諸侯誰納我。且既為人君。而又為人臣。不如死。士望云一語媿殺古今降王〇數語甚朗似此則昭公有直臣未為不可諫論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呂顗知禍及亦以寶器散堂下猶賢於紂珠玉而焚者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士望云一語媿殺古今逃臣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杜]襄夫人周襄王姊故稱王姬。即甸郊甸之師蕩意諸死之。書曰。宋人弒其君杵臼。君無道也。[杜]始例發于臣之罪今稱國人故重明君罪〇金履祥曰春秋弒君之罪自宋昭至齊莒書法皆變益自其君無道而亂臣賊子皆有所因也文公即位使母弟須為司城。華耦卒。而使蕩虺為司馬。[杜]意諸之弟

魏禧曰得失可鑒

彭家屏曰襄夫人年七十餘而通公子鮑武后年及八十而設奉宸府皆妖物異事

鄭子家以書貽宣子

晉侯蒐于黃父（杜：晉地一名黑壤）遂復合諸侯于扈（鄭地）平宋也（不能討其簒弒之罪而姑平宋以立文公）公不與會齊難故也（齊伐我西鄙）書曰諸侯無功也（杜：刺欲平宋而復不能）於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為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杜：執訊通訊問之官）以告趙宣子曰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於敝邑以行（杜：行朝晉也）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杜：宣多既立穆公恃寵專權）十一月克減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於執事（杜：減損也難未盡而行言汲汲於朝晉）十二年六月歸

生佐寡君之嫡夷。[杜]歸生子家名夷大子名 以請陳侯於楚。而朝諸君。[杜]請陳於楚與俱朝晉 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蔵闕陳事。[杜]蔵敕也敕成前好 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於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杜]往朝晉將夷 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於襄。而再見於君。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林]音蔭古字聲同皆相假借言鹿死不擇茠蔭

之所謂鄭既滅亡當不擇所從之國也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杜]鋌疾走貌言急則欲蔭茠於楚如鹿赴險命之罔極[林]言晉命令無所止極亦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於鯈唯執事命之[杜]鯈晉鄭之竟言欲以兵距晉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於齊四年二月壬戌為齊侵蔡亦獲成於楚又自敘叛晉事更妙隱然示向背之迹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彊令豈其罪也[林]遠引前事之驗以為近世之證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鞏朔行成於鄭趙穿[杜]卿也公壻池[杜]晉侯女壻為質焉冬十月鄭大子夷[杜]靈公石楚[杜]鄭大夫為質于晉

穆文熙曰鄭人之言婉而有理中有不盡之威所以晉人屈服

邱維屏曰文字到樸直無文處乃是至文左傳中如此文絶少

叔仲惠伯之死

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杜】惠伯也不、可、凡有奸人秉政欲行廢奪之事吾既以為不可則必思有以處之徒以口舌爭而優游不斷幾事不密則坐以待君弒身死而已矣觀襄仲之事亟知季友誅叔牙為當義故聖人深有取也仲襄仲也見於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立維屏曰春秋重誅弒黨以此類故也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杜】惡大子視其母弟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杜】詐以子惡命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

千古定論後之君子多不逹此可爲痛惜弗聽乃入。此與伍尚之死不同尚當往也叔仲不當往皇甫嵩知僞詔而特赴之不聽長史梁衍忠諫之言皆所謂愚忠誠意而不致知者。殺而埋之馬矢之中。杜惠伯死不書者史畏襄仲不敢書殺惠伯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夫人姜氏歸于齊。杜惡視之母出姜也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左傳經世鈔卷之七 終